

走進 誰的， 多重小宇宙！

● 閱讀時 總是隨情節起伏
化身各個平行宇宙的主角
轉進書頁
共同踏入故事裡的小宇宙



《海市》介紹：

生在網路世代的網紅小漁，和電玩成癮的哥哥，以及隨年月變形的、號稱「萬年大樓小龍女」的媽媽，共同生活在繁華及破敗並存的西門町。小漁總覺得媽媽重男輕女，甚至連同母異父的姊姊也因受輕視而斷絕母女關係。然而，小漁在一次面臨生命重大抉擇——墮胎前，她意外發現小阿姨留給媽媽的信和幾捲錄音，隨著磁帶播音，她被捲進媽媽的少女記憶，並且在歷程中，找到新生與救贖的契機……。

漫遊、尋找

與悄悄被療癒——再讀張郅忻《海市》

琳達·麥道威爾 (Linda McDowell) 在《性別、認同與地方》曾提出「女性主義地理學」的一些有趣的觀念，她認為兩性對空間的意義感非常不同，只認識地方的一種普遍性或傾向性是不夠的，有需要：「調查、揭顯並挑戰性別劃分和空間區分的關係，……檢視女人和男人以不同方式經驗空間與地方的程度。」

撰文 / 黃文倩 | 攝影 / 黎歐創意 | 照片提供 / 張哲生 / 司馬

不約而同地，張郅忻《海市》是一部具有女性及空間自覺的書寫。全書七章：西門少女、湖鄉畫夢、林鳥分飛、海市蜃樓、北漂家族、女人女人及不散的夢，涉及了臺灣客家三代女性的生命史，但仍以第二代及三代（新生代）為刻劃重心。我曾在此書的推薦序〈北漂少女的泡沫〉中，分析過第二代主人公如月的「第三世界現代女性的進城敘事」的主體發展史與美學特質。本文則擬以女性的日常漫遊為方法，導讀《海市》的兩代女主人公們，如何在日常間創造性地尋找與吸收地方／地景的經驗，既為自身帶來眼界與感性的更新，也悄悄地獲得一些想像與真實的被療癒可能。



01

萬年大樓

萬年大樓：
位於西門町的商業大樓，包辦生活良品到
電子娛樂。

萬年大樓是《海市》開篇就出現的重要地景。對於第二代的女主人公如月而言，這裡是她早年從新竹「湖鄉」北上就讀馬偕護校時曾逛過的地方，也是她離婚後北上考進明志工專護理系二專部時曾再度漫遊的所在。儘管如月可能並不知道萬年大樓的百年歷史與中西文化淵源，但無

疑地，萬年大樓是一個更為現代性的象徵。進入這裡，她錯位式地靠近了班雅明發現過的波特萊爾《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》的世界博覽會的景觀，如月覺得：「這裡的商店如蜂巢般，每間店是一個蜂室。每個蜂室都有自己的特色。」這兒是早年臺北最具有國際消費文化物質的空間之一，對一個渴望獲得個人自由、差異化或多元／異質發展的青年女子深具吸引力，不多年，她在這兒頂下了一個小店鋪賣錶，又適逢臺灣八九〇年代高速的經濟發展，如月快速地積累了第一桶金，奠定了日後買下附近獅子林的套房及樓中樓的基礎。

同樣的空間，對於孫小漁的意義完全不同，孫小漁是如月跟第二任先生所生的女兒。她像韋勒貝克《無愛繁殖》的新生代，父親曾經是略好攝影、會吃與懂玩的水電工，和母親結婚後就辭去工作，男人的遊手好閒與自由自在（後來還有婚外情），逼得母親繼續勉力拚經濟支撐生活，雙親都無暇對她好好教養。小漁還有一個年紀輕輕就中風的哥哥，母親長年重男輕女，哥哥更受到關愛。小漁因此很早就被激發出不精細但實用的敏感與自主性，並以網紅為業爭取自立。小說第一章亦描述小漁的哥哥莫名奇妙離家出走，再度留下爛攤子讓她和母親收拾，所以對她而言，萬年大樓不是什麼深具現代性轉型的媒介，而是被轉化為網紅工作的開箱對象——她為她的粉絲／另一些不會惹麻煩的「家人」直播導覽萬年大樓的各式空間，包括小時候父親帶她去過的模型店、母親的36度C錶店，儘管仍帶有一絲懷舊，但她消費自身情感也把情感消費化（對粉絲而言），不輕不重已成為新世代必要的生存姿態。

獅子林

獅子林是她們的「家」，如月在買下它當中的套房及樓中樓之前，早就聽說過它曾是臺灣省保安司令部，跟早年白色恐怖不無關係，但有意思的是，如月不怕它的「陰」，一方面是她要找離工作地方近的房子，獅子林具備這個條件，二方面她透過想像力來中和恐懼，她想起以前在小兒科加護病房的工作經驗：「天天磨練生死。看到後來，從前怕鬼的她反而盼望真有別的空間存在，讓那些小生命不會憑空消失，而是有一處地方可以棲息。」在這個「家」中，她認識了後來的

第二任修水電的先生，也在這兒孕育了兩個孩子，甚至偶爾帶上與第一任先生所生的女兒來玩，雖然空間有限，但卻是她北漂後能獨立且自由的證明。當然，琳達·麥道威爾也提示過現代「家」庭空間具有複調性：「家庭作為安全和休憩的場域，與工作的殘酷世界區隔開來，……對於那些受到鼓勵（某種些情況是被迫）去認同、並受限於家庭的女人而言，家庭是交替著褫奪權利、虐待和實現的位址」，事實上如月在這個「家」的婚姻恐怕並不幸福，但《海市》寫到獅子林時，多迴避與弱化女性在「家」與先生、孩子的種種磨損與矛盾，日子總要過下去，有一個空間能得過且過也是消極的自由。



02

獅子林大樓：
前身是日治時的東本願寺，後被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徵
用，今為混雜百貨、套房的商業大樓。

這樣的傾向同時也展現在第三代孫小漁身上。小漁未婚先孕，與男友關係不清不楚，打算自己去找間婦產科拿掉胚胎。但懷孕後的她不自覺興起了母者的本能，不但想與「孩子」多相處幾天，她的感官知能亦大幅提高。由於一直聞到各種外在的異味，

她反而更渴望回家，小說描述有一天她從婦產科檢查回來：「短短的西寧南路，突然變得好長。好不容易走到獅子林，我走進電梯，捏起鼻子，盡量不要大口呼吸。……經過長廊，走到家門口。打開鐵門，按下電燈開關，點亮這鳥籠般的房子。終於到家了，我重重喘口氣，長這麼大，第一次覺得回家真好。至少沒有外面那些怪味道。」即使鳥籠般讓她深感拘束與各種不滿的「家」，在懷孕後卻成為她暫時能放鬆與安頓的居所，小說亦由此讓她「發現」家中留有的早年錄音帶——這是母親的妹妹如玄阿姨死前留下來的錄音——記錄與回憶了母親一輩早年從「湖鄉」到臺北的經歷，緩慢孕育新生命的小漁似乎亦被注入了耐性，在聆聽前輩的故事下，中和了過往與「家」的疏離感，甚至過程中重新體悟了「家」與家人的意義——無條件的陪伴、善念與寬恕，父親／男人們的缺席似乎不再成為遺憾——就這點來說，她跟母親如月的命運已然交會，母親在最後的陪產時，默默地在一旁畫下了她跟新生兒的速寫，世代之間的矛盾亦由此緩解與釋放。

上上咖啡、紅樓、臺北新公園

西門町附近的諸多地景，都有著主人公們跟其他人的回憶與特殊意義。例如孫小漁曾在「上上咖啡」跟哥哥的前女友安琪姐打聽哥哥的事，才知道安琪之前也曾懷孕，拿掉胚胎又沒拿乾淨，對身體傷害很大，影響了日後再孕的可能。這段的細節令小漁擺盪在「死」與新生命之間的掙扎，雖然問題仍然暫時無解，但關鍵是共生出女女之間更深刻的同情：「本來以為可以在安琪姊的身上找到一點線索，離開咖啡店後，卻更煩了。現在不但找不到哥哥，我也不知道該不該把小孩拿掉？雖然醫生說只是胚胎，但我清楚看見『他』在我肚子裡，像宇宙裡一顆遙遠的星星，對我發著光，好像想告訴我什麼事。如果拿掉，『他』是不是就死了？我想起安琪姊說出『死』字時，那苦喪的表情。」值得強調的是，小說家對於新生命的生死一線，帶有幽微的自省與仁慈，似乎在這裡，任性有餘的孫小漁開始有了一些溫柔與悲憫之心。其他比較重要的文化地景還有紅樓，如月曾和佳柔一起在這邊看過劇場《蕭紅傳》，也由此認識了佳柔的「同志」哥哥佳鈞，藉由友人的導覽，如月也因此得知：「日本時代這裡曾經是墳場，後來日本政府把這裡做成示範市場，就叫西門市場，妳看這八角樓的形狀像八卦，後面的樓房則是十字架形狀，就是為了要鎮煞。被國民黨接收以後，開始演京劇，大家叫它西門劇場，二十幾年前改成放電影，一直到現在。」爾後，如月跟佳鈞成為好朋友，兩人還曾一起在附近的臺北新公園散步，佳鈞還邀請過如月去看他們的「孽子」新劇，小說家引用白先勇《孽子》開篇的名句：「在我們的王國裡，只有黑夜，沒有白天」，如月雖然因為工作繁忙最終沒有時間赴約，但她也友善地欣賞佳鈞的「同志」身分，兩人相處輕鬆自在，如月在佳鈞死後亦不時惦念著未完成去看劇的承諾，這種耿耿於懷的感情，在早年恐怕也屬難得。

臺北新公園也是如月跟第二任先生孫啓倫，曾帶著第一任先生的孩子可樂散步遊玩的地方。孫啓倫雖然不善營生，但偶爾扮演一位父親與朋友，仍有體貼且有趣的面向。同時儘管這些地景就在萬年大樓與獅子林附近，但如月工作繁忙很少能有餘裕出遊，就像她早年剛跟孫啓倫交往，孫啓倫帶她去陽明山溫泉旅館看夜景，其實就近在臺北市區內，但如月卻從來沒有去過。她為了謀生完全放逐個人的樂趣，這點跟她兩任先生的自我「自由」大不相同，確實更多帶有第三世界弱勢女性的不得已與承擔習性。但微妙的是，如月偏偏就喜歡這種「不切實際」的男性，男人們只要有一些深層體貼的偶然心意，或在某些機緣下理解了她在內的需求——例如第一任先生懂她喜歡畫畫，送她畫具；第二任先生帶她出遊，讓她感受不同的刺激與自由，如月就回到了少女心願意奉獻一切。至始至終，如月都是一個感性遠遠大過理性與知性的現代女性，小說家對她們的弱點，恆常抱持著看穿但不批判的尊重。



03



06

龍山商場、龍山寺

從西門町延伸出去，同屬臺北萬華區的龍山商場，是如月早年批發錶的所在。如月透過妹妹如玄的朋友美玲的幫助，到龍山商場批手錶來賣，此處的文學細節，一併帶出臺灣早年收購舊錶、整理清洗後再賣的庶民日常，還有昔日單純無功利互助的友朋關係。首次批完錶，她還和友人到附近的龍山寺拜拜，但如月：「與其相信神或其他人，她寧可相信自己」、「與其說是來參拜，如月覺得自己更像遊客」。時代已進入除魅的現代，但第三世界跟第一世界仍有明顯的時差，民間傳統與信仰亦交雜在當中。如月對現代性的不自覺偏好，使得外在地方／空間，對她可以成為與己無涉的風景或景觀，像遊客亦能讓她的北漂之旅不那麼沉重。



04



05



07

歸綏街：
曾是公娼館的聚集地，1997 廢公娼後
各自沒落或轉型為古蹟。

歸綏街

《海市》也寫到歸綏街。如月的 36 度 C 的錶店，有時會有一位紅蓮姊常帶不同的男人來買錶，紅蓮後來又介紹白雪姊給她認識，她們彼此均以客語交談互動，如月慢慢知道她們是公娼，同為天涯淪落人的女性似乎彼此相濡以沫，小說甚至間接帶出上個世紀九〇年代後期的廢公娼事件，白雪姊為爭取另類自由的性工作權而「落海身亡」，而在白雪姊死後，以前不戴錶的紅蓮姊，亦將白雪姊的錶轉戴在自己手腕上，彷彿作為一種信念與感情的聯繫。小說以如月的眼光，見證紅蓮精神上的挺立，以及對人人是否真的共有自由和平等價值的質疑：「戴上紅錶的紅蓮姊，眼神不像從前那樣嬌弱，一副被人吃夠夠的樣子，反而有幾分像白雪姊，多些霸氣。沒有固定居所，失去合法客源，紅蓮姊不再像從前，三不五時帶『人客』光顧她的店，如月不懂，她們不也是靠勞力生活的人嗎？為什麼政府不給她們活路？不給她們工作的自由？」

阿萊達·阿斯曼 (Assmann, A.) 在《回憶空間：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》談到莎士比亞歷史劇中的回憶之爭時曾說：「『被回憶的過去』並不同於我們稱之為『歷史』的、關於過去的冷冰冰的知識。被回憶的過去永遠摻雜著對身分認同的設計，對當下的闡釋。」《海市》中的女主人公們的空間感受亦與其身分認同相關，因此雖然此作亦花了不少篇幅寫早年的「湖鄉」地景（包括月臺、制服行、鄉公所、銀樓、診所、五金行、米店、大眾飯店、小公園、橋等等），但我們不難發現，原鄉的地景反而大多較抽象且沒有被命名，少數有名字的楓林牛排館和蘭生畫室對如月而言，亦多是負面的創傷體驗，而且無法在原空間獲得療癒。儘管主人公有清醒的自知之明：「她只是從一個籠子飛進另一個籠子，永遠得不到自由的鳥」，但在新臺北的空間中，她們至少有一點自由的使用權與話語權，女力往前，一如魯迅《故鄉》的預言：「地上本沒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」

臺北火車站、萬華車站



08

臺北車站：
第三代臺北車站，因原空間不足而改建，
當時稱「臺北驛」，於 1941 年落成。

火車站也是《海市》自覺寫到的現代性景點。包括臺北火車站與萬華車站，同時一併紀錄到上個世紀八〇年代中的臺北鐵路地下化的工程，以及萬華車站曾經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的木造建築的歷史因緣。工業革命後，火車是非常重要的現代性工具，它大幅度地擴充人們移動的速度與空間，對於出身鄉下的如月而言，火車更像是一種夢想的列車，一旦坐上就有機會跨越階級與迎來變化，而每個不同的站牌，似乎也隱喻著人們不同階段的生命旅程——儘管可以坐回昔日的家鄉，但《海市》更企圖暗示的是臺灣早年的一些市民現代女性回不去的命運，她們不若陳映真筆下的〈夜行貨車〉和晚近的《俗女養成記》那般刻意肯定「南下」回歸的價值，如月不是那種被知識與信念徵用的主體，臺北已經是她的新／心的故鄉。



黃文倩

桃園客家人，現任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。專長為現當代文學，著有學術論著《在巨流中擺渡》、《不只是「風景」的視野》、《靈魂餘溫》及兩岸核心期刊論文多篇、散文集《領情書》。

